

何时燕归来

又是秋季,时隔多年我再次回到故乡探望舅舅,记忆里的老宅院已经翻新,心里不免泛起丝丝遗憾。老屋拆除,那窝在房梁上筑巢,伴随着我外婆一家几代人的燕子一家也没了踪迹。老屋完全变了模样,从此,50多年坚固不变的老屋,燕子为邻年年新的温馨亲切画面成为记忆,没了归宿。

外婆家的这座老宅属于太行山下典型的一个乡村四合院。外婆对我们说,她都不清楚这座老院里曾经住过几代人。坐北朝南的二层土楼为堂屋,是外婆居住的地方;东屋堆放着柴草和农具;西屋住着舅舅两口子。老屋外表老旧,墙皮斑驳,却坚实如故。土坯房墙厚两尺多,堂屋的梁椽、楼板、楼梯、门窗全是黑黢黢厚实的木头。即使是三伏天,躺在屋里午休也会感到凉意,需要加盖一床薄被子。寒冬腊月,猫在屋里,隔风又隔音,感觉不到一丝的寒气,真正的冬暖夏凉。

老宅院面积不算很大,乡村生活味却像一坛酿了不知多少年的老酒,踏进院子就开了酒封,醇香浓厚,扑面而来。上世纪60年代,大舅考上了农专从老屋走出去,种植是他的拿手戏。院里栽种了杏

树、枣树、石榴树、海棠,加上西屋后面的老槐树、堂屋侧面的香椿树、笔直高出楼顶的三棵老榆树,老宅院四季枝叶茂盛,遮阴挡雨,花红果香。春天3月可采香椿芽,5月可折槐花,6月能吃到黄杏。秋季可敲红枣,摘石榴和海棠果。

傍晚,院子里总有落在老槐树梢上的一对斑鸠拉长了嗓音“咕咕-咕咕”地在呼唤。黄鹂鸟也不时飞来,在西屋后院的树丛中扇动色彩鲜艳的翅膀,扯着歌喉鸣唱。那是我们儿时玩耍、歇息,永远都乐此不疲的“百草园”。

后院的角落养有一头黑土猪,前院大门口边圈养了一头大绵羊,还有一个鸡窝、一条花狗……三夏农忙时,舅舅与邻居合伙从集市上提前买回来一头大马或大骡,拴在西屋后面的棚子养着,专门用来拉车、犁地。外婆总是忙着把泔水再加把麸皮,煮了让黑猪“吧唧吧唧”吃。傍晚时,舅舅会带我们去村外小庙里,迎接老羊倌放养归来的一大群绵羊。家里的那只大绵羊不用我们带,一到村边就会离开老羊倌带领的羊群,颠颠地自己一路跑回老院。

羊群“咩咩”叫着回到村里,一时间,

鸡鸣狗叫声此起彼伏,伴随着各家袅袅炊烟,一家人坐在院子的石板桌前,喝着粘稠的老玉米糝、红薯粥,配着自家腌制的萝卜酱菜,悠闲地聊着闲话……不知不觉间,月光悄悄撒满了整个院落,槐花的幽香悄然弥漫在空气中,人都是微醺的,夜晚更是特别的宁静祥和。

推开堂屋的两扇木门,抬头就看到房梁上筑有一个半圆如大瓷碗的燕子窝。从我们记事起,每到春暖花开,这窝“堂前燕”都会如期归来。老燕在窝里生育抚养小燕子,少则三四只,多则五六只。外婆、母亲和舅妈在屋里做饭、照看孩子、做家务、闲聊,甚至是一家人围坐在木桌前吃饭时,燕子都自由地飞进飞出。小燕子从窝里探出一排小脑袋,脖子羽毛鲜红,身上黝黑发亮,叽叽喳喳地叫着……我很好奇,这些燕子怎么做整个春夏初秋,都不从燕子窝里落下丁点杂物的。孩子的打闹,大人的呵斥,锅碗瓢盆的碰撞,好像都不会让燕子受到一点侵扰。即使是我们这些常年在农田里疯跑、射鸟摸鱼、爬树顶速斑鸠的野孩子,也会牢记着大人的教导,绝不会去碰燕子。年年一窝新燕出生、成长、飞出家门,直到离开老屋飞回南

方,从不干扰,互为友邻,不是亲人胜似亲人。

黑瓦灰墙的西屋,早年曾有一架织布机。外婆和母亲都曾经坐在上面,“咔咔嚓嚓”地织出棉花粗布,用来做床单、被面。再后来舅舅结婚生子,添女加男,热热闹闹、四世同堂的一大家人。特别是农历过大年,母亲带着我们,大舅带着他们一家人回来老屋,感觉喜庆的春节气氛浓如芝麻饴糖,甜甜蜜蜜香喷喷,在心里久久保存发酵,最后变为老酒。

即使我早就知道老家的村落将会全面改造,也料想到了老屋最终会翻新拆除。但当我真正看到没有了老屋,没有了燕子飞进飞出的景象后,一时之间还是无法接受。翻新后的村庄清一色的砖瓦小楼,宽敞明亮。我想,如果能够保留几座青石地基、土坯筑墙、木头门窗、老树成荫、家燕绕梁的故居,也不失为村庄保留了历史的坐标,为后人留下印记。

如今,再回故乡,故迹不现,心里那幅久存几十年的山乡农家生活画面,没有了任何寄托,只剩虚影。只能在心里使劲回忆、细细地描摹。最后化为长叹——何时燕归来? (周国利)

月圆归处是心安

中秋将至,一缕桂香悄然弥漫,如一封泛黄旧信,在秋阳中缱绻不去。我驻足于公司厂区的广场,仰望着办公楼上那枚熟悉的徽标——红、蓝、白三色交织,庄重而明亮,宛若一枚被岁月摩挲的印章,烙印下七年前的离别与今朝的归来。

初入永安煤业时,我还是个青涩少年。窗外青山连绵,阳光落在老式木桌上,浮尘在光柱中翩跹起舞。同事常将泡好的浓茶推至我手边,温言道:“小伙子,别急,细水长流。”遇到难题时,他们又会变戏法般递来一袋温热的肉包子:“喏,吃饱了,才有力气拼搏”。那时,年轻的心总向往着远方,觉得这样的节奏太慢,这样的温度太寻常。在工作的第五个年头,我终究是攥着辞职信,在一片挽留与不解中,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

那一别,整整七年。

足迹在省内不同的城市间辗转。挤过深夜里依旧拥挤不堪的电梯,见识过初创公司会议室里如弹雨般的烟头,更在民企裁员潮中,抱着寥寥可数的个人物品,站在人潮汹涌的街头不知何去何从。那些年,我如无根的浮萍,看遍了快节奏背后的冷漠,也尝尽了独在异乡的孤寂。某个中秋前夕,加班至深夜,寒风钻进衬衫缝隙,当路过一老旧小区,几扇亮灯的厨房飘出饭菜香——那寻常的家常气息,瞬间漫过鼻腔,拨动了记忆的弦。我猛然忆起,从前在单位食堂,与大家排队打饭时的喧闹与暖意。我怔立原地,望着别家的灯火,忽然觉得格外孤单。当初一心想逃离的“安稳”与“慢”,竟是后来跌跌撞撞中,再也寻不回的一份踏实的暖意。

去年初夏,集团发布了招聘公告,在浏览公告中长长的招聘企业列表时,“福

维公司”四个字倏然撞入眼帘。犹豫再三,那份深埋心底的对“家”的渴望,还是推着我投出了简历。面试那天,走进福维公司的办公楼,楼道间那些熟悉的集团标语依旧醒目,一种“回家了”的亲切感油然而生。

不久后恰逢中秋,我有幸赶上了公司举办的活动。党群分会和团支部组织的现场热闹非凡。手工月饼DIY区域,同事们言笑晏晏,揉面、包馅、压模,专注而默契。猜灯谜环节妙趣横生,字谜、成语,智慧的火花在碰撞。一旁的投篮区,箭矢入壶的清脆声响与喝彩交织,千年古礼的韵味与现代的欢乐完美融合。置身于这片欢声笑语、其乐融融的海洋里,那份久违的“归属感”变得无比真切——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,更是一个有温度、有传承、大家心手相连的“大家庭”。

如今,每天下班,发动车子驶上归途。这短短的通勤距离,安稳而亲切,再不必像从前那样,为了工作辗转于不同城市,在高速上疾驰只为短暂的停留。晚风拂过,带着初秋的微凉与若有似无的桂花香。我抬头望向厂区亮起的灯火,忽然彻悟:这所谓的“归途”,从来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。它是在人海浮沉、世事兜转之后,终于发现,在国有企业这张坚韧而温暖的网上,始终有一个节点,为你亮着一盏不灭的灯,留着一份熨帖的暖。它让你在历经风雨飘摇后,能稳稳地停泊,重新找回那份久违的、脚踏实地的安定与从容。

中秋的月,即将圆满地悬上天际。这一次,我在心里默念:此心安处,便是故乡;此身归处,便是福维。(史俊超)

摄影艺术



大美福建 黄发灼 摄

国庆感怀(新韵)

李玉焕

秋高气爽艳阳天,
锦簇花团百卉妍。
国力富强四海美,
复兴圆梦永朝前。

双节同辉

曹倩敏

九霄双壁映人间,万里同斟此夜圆。
玉镜高悬澄海岳,朱旂漫卷接星躔。
风携桂子穿云过,酒载诗情伴月传。
欲借银河千顷墨,共书盛世九州篇。